

## 尋找啟事

鄭翰琳

一切的原因都來自我的遺忘，所以如有仁人君子拾獲者，煩請歸還。

那天我在宿舍外，看見這張莫名其妙的啟事後，我理性的思考迴路，也開始混雜成難解的多元方程式，複雜的運算著。到底是遺忘或是被遺忘，歸還又該到何處呢？我不懂這張告示是否藏有暗示，應該只是無聊的人惡作劇吧！這個想法暫時讓我的頭痛獲得紓發的出口。

等待對面路口由靜止的紅色，變成開始走動狂奔的綠色小人時，我在六十秒的發呆中無意識的摸自己右邊牛仔褲口袋，然後發現我的皮包消失了，左側的車潮為我的驚訝停頓，而我卻不清楚到底這世界出了什麼錯，等到不耐煩的喇叭聲，責罵我的愚蠢時，我才赫然醒覺過來——皮包不見了。

我的臉色是宿舍外的圍牆，不只灰撲撲而且有著斑駁的厚重，但儘管我已經用光腦中韋尼克區所有記憶的滯留，我依舊無法記得前一刻皮包的所在地，循著來時經過的路徑，我一路尋找，最後停留在宿舍的房門外，隔著熟

悉的咖啡色門把，我就這樣被阻隔在另一端的空間，因為我的鑰匙放在房內忘了帶走。這一連串的巧合，就算我再怎麼對著大門咒罵，都無法改變事實，門上憤怒的腳印為詭譎的今天發出巨大的回響。

我蹲在樓梯口等待室友的救援，順便思考今天究竟出了什麼謬誤，時間溯著分針的攀爬回到凌晨一點，我正在浴室洗著積了三天的舊衣服，水龍頭像瀑布一般的衝擊臉盆，雙手不停的洗著揉著，一件我最愛的純白襯衫，不停的洗著揉著，殘留洗衣粉的地方，直到再也沖不出泡沫為止，雙手仍然不停的洗著揉著……。後來我回到寢室拿了皮包，又到浴室將衣服放置脫水機內，從皮包中找出一元投入，聽著老舊脫水機轟隆隆的運轉聲，好像隨時要爆炸的樣子，我於是離開了那個地方。

等等，那時候我還留著皮包，那麼是何時不見的？

我從回想中驚醒，似乎已經找到事情的線索，但想再深入時，一切又只模模糊糊的留下個抓不住的影子，愈想去攫取，我眼前的迷霧就愈發的不可捉摸，像黑夜中被釋放的螢火蟲，偶然放出光亮引發人們的好奇心，卻剎然消

失了蹤影，隱藏僅餘的一星幽光，只剩站在原地的人們仍舊怔怔的望著。

思緒又再度被拉回眼前的現實，身體像經過一場大戰後的軟弱無力，靠著牆壁的我，漸漸往下滑落，終於以流浪者的姿態和自身的尊嚴做了妥協。我坐在地上懊惱起我的遺忘，為什麼我就是記不得皮包在哪呢？一股巨大的憤懣像饑餓兇殘的饕餮，大口大口嚼蝕著我理智的思維，這頭貪吃的野獸並不因此感到滿足，牠繼續張牙舞爪的啃咬我靈魂的末端，那如此美味而連我自己都未曾品嚐的地方，情緒瞬間落入闇黑的封界中，被無垠的黑暗所形成的漩渦吞蝕，絕望和失落卻同時螺旋狀的放大，讓我的頭、我的脖子越來越沉重，負荷不了的肩膀只好聯絡僵硬的雙臂將我整個人團團包圍。

在恍惚的精神時光中，我的眼前開始浮現那張該死的尋找啟事，沒錯，一切的起因，都是因為我看了那張該死的啟事，而非來自我的遺忘，我順著目光的指引，看到了不遠處的佈告欄，那張啟事在圍場裡眾多的競爭者顯得十分平凡，我站起身子踩著肅殺的步伐往啟事靠近，我的面容嚴肅而堅定，一步一步以固定的速率下石階，迫近大約十來步的佈告欄，咦？那鐵柱下面的藍色皮包，不是我的嗎？腳尖在一觸地的瞬間立刻彈起，腳跟約莫落後了數秒才趕上，我撿起地上的皮包，V字形的范倫鐵諾標誌，

對我露出勝利的笑容，但我只顧著對上頭的尋找啟事繼續疑惑著。

我撿到了皮包，那麼我該歸還失主嗎？不，這皮包本來就是我的啊！可是我有什麼辦法證明呢？現在的我是個遺失身分的人，沒有任何人知道我是誰，儘管皮包內那張不成比例的大頭依然對我傻笑，但在講究法治的社會中，我應該要提出令人信服的證據吧！我突然被頭上毒辣的陽光曬得有點頭昏了，所以不想再持續心虛的思考，只好懷著偷偷摸摸的心情，把皮包放進牛仔褲口袋，反正沒有人看見，應該吧？

我只知道一切的原因都來自我的遺忘，假如有誰尋獲我的身分，煩請歸還。

隔天佈告欄上又多了一張莫名其妙的啟事，我看著兩張詭異的白紙，燦爛的笑了。